

一部反映现代生活的女性佳作

沉石◆著

三个女人的秘密

sangenvrendemi

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有着各自的关系，并隐藏着各自的秘密。突然，这个重要的男人出了车祸，留下一个银行保险箱，于是，三个女人便开始了游戏般的战斗；心理和灵魂被一一翻阅。男人奇迹般地活了，三个女人又会怎样呢？故事完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沉石长篇小说女性系列之三

三个女人的秘密

沉石 著

 华艺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个女人的秘密/沉石著. —北京:华艺出版社,2006.6

ISBN 7-80142-747-5

I. 三... II. 沉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2027 号

三个女人的秘密

作 者 沉 石

责任编辑 黑薇薇 宋福江

装帧设计 北京彩多企业形象策划中心

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(100083)

电 话 010—82885151

邮 箱 huayip@vip.sina.com

印 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13
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42-747-5/I·331

定 价 25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有人称我，是女性心理学家，首次写了中国女性心理实验小说《女人四十》，其实是我善于观察罢了。

有人说我，写了《女刑警》，高智商的女性写得如此细腻，是否和女性有什么瓜葛？

真的，我不敢暴露自己，体验了才是情。

有人戏我，是男作家写女性的高手，无奈，不留神走进了这个胡同。

我说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就够闹的。何况，这部《三个女人的秘密》和一个男人呢？而且，每个女人都心灵深处隐藏着各自的秘密。

这秘密，就是本书要讲的关于女性的故事……

沈 石

引子

1

夏日的夜，有些短，更显得迷魂。

王大川开着宝马车赶回森林别墅时，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，刚准备进屋，一号手机响了，打进来的当然是要准备和他结婚的冷静。

“哎呀，我这儿正开着会呢！今天晚上，我不回去了！”王大川说着就把红色一号手机关了装进包里。二号手机响了：“喂，亲爱的，到了吗？”

“我都闻到了你皮肤的香味！”王大川边上楼，边逗着。

这是一座位于郊区森林里的别墅，周围生长着茂密的白桦树，一棵棵透着白皮的树干，穿过翠绿的叶片，远远地望去，宛如亭亭玉立的少女，给人以清新向上的朝气。正是这里奇特的幽静，王大川才秘密买下了隐藏在森林里的别墅。

王大川进了屋，还没来得及脱鞋，就叫开了等他的女人：“小猫，我到了！哎，没人呀！”

小猫是陆小曼的爱称，王大川给她起的。突然，隐藏在窗帘下的陆小曼抱住了王大川：“小猫在这儿！”。

于是，王大川顺势抱着陆小曼热吻起来。在一阵激情之后，王大川才发现陆小曼穿着一身洁白绣着红金丝的时装套裙，而且配着陆小曼长长的乌黑的头发，显得格

外迷人。

“来，站过来，让我仔细瞧瞧。哎呀，你今晚真美！”

“我可是专业模特儿！”陆小曼撒娇地说，“你不是每天都在欣赏我吗！”

“不，今晚不同！”王大川边让陆小曼站在身边，边欣赏道。陆小曼的身材极富有现代女性气息，虽说是专业模特儿，但她身高不属于巨型身材，恰好在一米七五，而且三围相当标准，典型的国际模特儿评判尺度，80、60、85。腰细，胸大，臀润，非常地性感。

陆小曼两手扯着长裙转动着，带着表现的本能，饱尝着甜美的微笑。王大川迷恋地盯着陆小曼那张动人的脸，仿佛第一次相识，是那样倾情般地在欣赏。脸形好看，尤其是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睛，有一种欲望的穿透力，能让男人产生飘然的意念。嘴唇红润，而且稍稍有些厚，使人联想到吻的背后。特别是陆小曼的皮肤，更是像水中的豆腐，白嫩而充满弹性。

“怎么样，看好了吗？”陆小曼向王大川迈近了一大步，说，“能打多少分？”

“等等！”王大川说着，顺手打开了一盏灯。

此时，王大川像发现了新大陆，坐在沙发上，睁大眼睛，瞧见了陆小曼内在的东西。

在灯光的反照下，白色的长裙内，衬托出陆小曼粉红的乳房，而且胸前的乳头紧紧地顶着裙衣。王大川几乎是眯着眼在寻觅，他的目光往下扫视着，竟然透过裙子隐隐约约看清了她的腹下，还有一团淡黑色的刺激点。

“你没有穿内裤？”王大川说得声音很小。

陆小曼大笑起来，瞪着一双挑逗的大眼睛，同样小声道：“模特儿都这样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“太美了！简直让男人神迷！”王大川边说着，边朝陆

小曼冲了过去，猛地抱起她，就往卧室的大床跑。

就在陆小曼平稳而激越地躺在床上的同时，裙子像潮水一样退了，只露出一片雪白的带有起伏的海滩。王大川终于在粉红色与雪白色之间畅游，而且深深地吻着粉红色的浪峰，制造着来自那女人深处的音符。陆小曼醉了，今晚她与往日吟唱不一样，带着一串串由低音朝高音冲击的旋律，使她与她在夜色中产生彻底畅饮的美……

陆小曼的腿雪白而修长，并且紧紧地勾着王大川的腰，在一个高潮冲击着一个高潮的瞬间，王大川真正体会到了模特儿女人的魅力，这魅力不仅仅来自脸蛋，更勾魂的是那一双无可抗拒的大腿……

陆小曼在精神洗涤之后，倒了两杯红色的法国葡萄酒，然后与王大川碰着杯，一饮而尽。

“小猫，嫁给我吧？”王大川搂着陆小曼的腰，小声乞求道。

陆小曼摇了摇头，眼睛不敢正视王大川。

“我是真心的！”王大川握住陆小曼的手，放在自己的心口上，发誓道，“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快乐！我会爱你一辈子的！我这是第三次向你求婚，你就答应吧！”

陆小曼十分干脆地说：“大川，你别说了，我会让你快乐，但我决不会结婚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总不会为了要和我订婚的冷静吧？”王大川打断道，“实话对你说吧，冷静是我前妻的表妹，我前妻去世三天，冷静就缠住我了，死活要嫁给我……”

“冷静不是挺好的吗，人又年轻，比你小八岁，人长得也不错，而且也能挣钱……”

“算了，快别说挣钱了，我存在银行里的钱，数都数不过来。她就是为了……”王大川停顿了一下，叹着气，

“咳！现在我都不明白，有些女人就是为了钱，才拼命地想和我结婚！”

“是吗？”陆小曼下意识地说了句。

王大川瞪大眼睛，连忙说：“你就怪了！为什么我一提要和你结婚，你就躲着呢？”

“我信仰独身主义！”

王大川越是听到这话，越是亲近陆小曼，边用手抚摸着她乌黑的头发，边说：“小猫，我真心实意地一万倍地爱上了你！我父亲出车祸去世后，我痛苦极了。我曾想，抓住肇事的凶手非杀了他不可。没想到，自从你出现后，逐渐地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！”陆小曼轻声地说，流露出 一丝不安。

“我要说给你听。你也许不知道，我虽说是亿万富翁，有大批的房地产，但我内心精神是空白的，就像沙漠中的一棵独苗，非常孤寂，而且充满了自负和痛苦的混合体。我的家庭是零散的，在我七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和母亲离婚了。我只知道，父亲带着我上了北京，多病的母亲带着不到两岁的妹妹留在了河北保定。”

陆小曼睁大眼睛听着，她什么也不多插嘴，就像一个听话的乖猫，依偎在王大川的身旁，一动不动。

“在我的记忆中，妈妈对我非常好，把最好吃的都给我。有一回，我在外面摔破了手，妈妈心疼地哭了，一边给我擦药水，一边搂着我。可是，我爸爸老和妈妈吵架，为什么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后来，爸爸就和妈妈离婚了……”王大川说不下去了，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，继续说，“爸爸带着我，离开妈妈的那天，妈妈哭红了眼睛，她抱着我不放，最后对我说，孩子，你跟你爸爸过好日子吧！妈妈会去看你的！随后，妈妈塞给我一张全家的合影照

片。我还记得，我也哭了。小妹还抱着我也在大哭，她虽然才两岁多，似乎懂得了什么……”

陆小曼感动了，追问道：“你妈妈后来看过你吗？”

王大川望着窗外的星星，仿佛陷入一种茫茫的天宇之中，显得是那样迷惘，又显得是那样无奈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出的话声音很小：“没有！自从那天分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妈妈和妹妹。爸爸把我带到北京，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爸爸受到了刺激，再也没有结婚……”

“是不是那张照片？你昨天给我的那张旧照片。”陆小曼立即从自己的时装包里掏出王大川给她的皮夹，递给王大川。

“对了，这就是我珍藏的照片。”王大川说着从皮夹包里取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，递给陆小曼，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他不想去解读照片。

陆小曼认真看着照片，王大川和妹妹依靠在母亲和父亲的怀里，母亲的一只手搂着王大川，另一只手抱着妹妹。四个人相依偎着，但都没有笑，看上去，显得沉重。也许，这就是分手前的一次心灵相聚。

“你看我妈妈多瘦呀！为了我，她肯定受了累。再看我爸爸，满脸的痛苦和不幸。他这一辈子，也没有过上好日子。前几年，我终于有了业绩，有了钱，准备让他老人家好好享受一下生活，可是，又让一个混蛋开车给我爸撞了，倒在了血泊中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你应该忘记这一切！”陆小曼激动地说，并且带着一丝冲动，“永远忘记这一切，懂吗！”

王大川瞪大眼睛，不知所措地望着有些激动的陆小曼，上前去用手抱住了她，嘴里一个劲地念道：“忘掉！应该忘掉，永远忘掉！”

“这就好！我心里也会好受些！”陆小曼小声而轻柔

地说，“我会让你快乐的！”

王大川听到这话，立即请求道：“小猫，我真的爱你！只有你能安慰我的精神！你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你不是为了钱，更不是为了和我睡觉，就想得到什么，你是洁白纯真的！小猫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会真心娶你！”

陆小曼赶紧用手捂住了王大川的嘴，用一种真主似的口吻说：“什么也别说了，我能感受到你的真诚。你娶不娶我，其实，我都是你的人！”

王大川翻过身来，紧紧地把陆小曼抱在身下，激动而深情地狂吻着，并喘着气说：“小猫，你是我遇到的最懂事的女人！也是让我最快乐的女人！”

“你到底有多少女人？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我这个人，常常给人很多误会，总以为亿万富翁的总裁，又那么年轻，一定会有许多女人，其实，我真的不是那种随意玩女人的男人。”王大川叹着气，接着说，“我也有很多苦衷呀！我妻子身体有病，不仅不能在一起过性生活，而且，我还要照顾她。我工作太忙，只好请了我妻子的表妹来照料她，可是，不到半年，妻子的病情加重，像是中了毒，我送到大医院抢救，还是没有救过来，最后还是走了……”

“大川，别说了，我理解你！在许许多多大老板中或有钱人中，你真的是不错的！而且，你的人生经历也坎坷，这让我很同情！”陆小曼说着，眼睛湿润了。

王大川的眼睛也湿润了，他抱着陆小曼一刻也不放松，就这样赤身相互搂着，谁也不想再多说什么……

那一夜，是那样长，又是那样甜美，周身都洋溢着湿润的气息，仿佛大海不愿意睡去，不停地制造一个又一个高潮。

天亮时分，陆小曼浑身软了，她才睡着。

王大川也疲惫了，折腾了一夜，想好好睡一觉，下午再去公司。王大川冲了一个澡，刚躺下准备睡，就隐隐听见有手机的振动声。王大川想，一号二号手机都关了，哪来的振动声。于是，王大川光着身子，在包里找着，才发现惟一很少用的三号手机在响。是谁呢？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？知道这手机号码的，没有几个人呀？这手机是秘密谈生意才用的。王大川脑子里闪着，思索着。最后，王大川还是拿起了三号手机，边打着，边走进三楼的阁楼小厅。

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”王大川惊讶地说。

手机里传出微弱而且有杂音的女人说话声：“我是王小雪，你马上赶到妙峰山下的岩亭，我想见到你……”

“你是王小雪，你真的是我妹妹王小雪？”王大川激动而惊奇地反问道，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你别问了，我想马上见你！”手机里传出声音，“七点半，我准时在岩亭等你，见了面再说。”

“你等等，我怎么听着你的声音很耳熟呀！你是……”王大川像是发现了什么，刚要问，对方的手机便挂了。

王大川望着三号手机发愣，耳畔又响起了刚才的声音：“七点半，我准时在岩亭等你！”

惊喜与突然而来的消息，让王大川有些激动。他与妹妹王小雪分离整 22 年，多少个梦里，王大川都思念着幼小的妹妹和勤朴善良的母亲，也不知道王大川哭过多少回。为此事，王大川还埋怨过父亲，为什么不去寻找家乡的母亲和妹妹？可是，每当王大川提起此事，他的父亲王文兵总是默默无语。前些年，王大川追问急了，年迈的父亲才流下了浑浊的泪水，远望天空，跪在了地上，长叹：“天呀！你为什么这样惩罚我呀！大川，年轻时，我没脸

去见你妈，老了，我去老家找了两回，再也没找到她们娘儿俩。我在死之前，真想见上她们一面。”

王大川的父亲最终也没有见上他离散的妻子和女儿一面。王大川的脑子有些乱，他刚才听到自称是妹妹王小雪的电话，心里便产生许许多多的想法，他想到母亲，想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。在极度混乱的思绪里，王大川看了看手表，时针正好指向七点。要在半个小时开车到妙峰山，时间虽说紧张了点，但还是能赶到。于是，王大川没多想，穿上西服，拿上车钥匙就准备出门，猛然想起了正在熟睡的陆小曼，便轻步走到陆小曼的床前，只见她赤身躺在床上，腰间只盖着毛巾被的一角，胸脯和臀部都露在外面。王大川扯起毛巾被想给她盖好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别把她弄醒了，昨夜折腾了七八个小时，还是让她好好睡上一觉。王大川知道，陆小曼有裸体睡觉的习惯，她说模特儿都这样，职业习惯，更让人舒服……

王大川站在陆小曼的床前，足足看了两分钟，她那懒洋洋无忧无虑彻底解放和放松的样子，令王大川产生许多感慨。时间不多了，王大川在桌前随手拿起笔，在留言本上写了几句话。

小猫：

我不想打扰你熟睡的可爱的样子。我有个急事，七点半要赶到妙峰山，我先走了！晚上，森林别墅见！

你的大川

王大川把写好的字条轻轻地放在床前的床头柜上，又走上前去，轻轻地在陆小曼袒露的后臂上吻了吻。他这才转身离开卧室，急匆匆地走进别墅右侧的私家车库，里面停放着两辆车，一辆是他开的宝马，一辆是到野外郊游开的旅行吉普车。王大川下意识地打开了宝马车，转

念一想，要上妙峰山，那里都是山路，而且是崎岖的盘山路和悬崖山路，王大川便开动了越野吉普。

王大川很快冲出了森林包围的别墅区，沿着乡间公路朝妙峰山的方向驶去……

2

山区的路有些湿润，昨夜妙峰山一带下了零星的小雨，加上山林的阵阵雾气，一缕缕山岚飘浮的气体缠绕在山与峡谷之间，远远望去，分不清哪是山，哪是谷，更分不清哪是路。

王大川的车轮带起一串串泥沙，打在车窗前发出阵阵沙沙的响声，沙粒在玻璃上缀满了淡黄色的麻点，再与山岚的水蒸气混合在一起，真的是难以看清道路。王大川不停地用雨刷器刮着玻璃，留下的只是模糊的视线。王大川放慢了车速，毕竟妙峰山的路，他不太熟，并且行驶在山路之间，更让他倍加小心。

这时，王大川看了一眼车内表盘上的电子表，时间已过了七点半，可他才行驶到妙峰山的前沿，要穿越两座山脉的盘山公路，才能到达妙峰山的岩亭。王大川看着时间，心里愈发着急，脑海里还不断涌现出一组组难以忘却的少儿时期的画面。

母亲穿着一身青蓝色的衣服，总喜欢戴着一双套袖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。有一次，母亲杀了一只鸡，烧了一锅鸡块，悄悄地把大川叫到身边，小声道：“孩子，吃个鸡大腿吧！”

王大川抓起沾满油的鸡大腿高兴地吃了个精光。“妈妈，我还要吃鸡大腿！”王大川又站在了母亲身边。

“那个鸡大腿留给你妹妹吃，你吃块鸡肉吧！”母亲依然小声地说。

“不嘛！我要吃鸡大腿！”王大川都快哭了。

“好！好！妈妈给你拿！”母亲边说边夹着鸡大腿递给了王大川，然后小声而神秘地交待了一句，“躲在边上吃去，可别让小雪看见！”

王大川哪儿管这些，一只手抓着鸡大腿，一只手挥舞着冲出了院子，而且还故意在妹妹王小雪跟前显摆。

“哥哥，我要吃！”两岁的王小雪跟着王大川要。

“要吃，找妈妈去！”王大川边咬着鸡大腿，边跑了。

王小雪趴在地上哭了。母亲闻声赶来，抱起王小雪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妈妈，我要吃鸡肉……”

“好孩子，妈妈给你拿！”母亲抱着王小雪进了屋，从锅里夹出一块鸡肉，还没有递进王小雪的嘴里，王小雪就哭着叫起来：“我要吃哥哥那样的，用手抓的……”

“小雪，这是纯肉，比你哥手上拿的那块好吃。”母亲小声劝说。

可是，王小雪不干，认定了非要哥哥手上拿的鸡大腿，说着便哭起来。母亲只好又求王大川：“把你手上的鸡大腿快给妹妹！”

王大川更绝，当着母亲和妹妹的面，几大口就把鸡大腿上的肉啃了个精光，然后把剩下的光光的一根骨头，递给了王小雪，顽皮取笑地：“妹妹，给你，吃吧！”

王小雪手里拿着一根骨头，大哭起来……气得母亲直追王大川，不停地埋怨道：“你这鬼孩子，妈跟你说别让妹妹看见，你还招她！”

那边王小雪趴在地上哭着不起来；这边王大川带着胜利的喜悦在嗷嗷叫着……

吉普车猛地晃了一下，王大川赶紧减了速，这才把王大川的思绪从孩提时拉回。于是，王大川稳了稳情绪，把一颗复杂的心稍稍平静下来，千方百计地想回到现实。车轮在飞旋，可王大川总觉得，过去与现实的时空如此难以吻合，又如此让人难以接受，失散二十多年的妹妹，难道真的出现了？多少年来，王大川想念母亲，想念妹妹，可是，他找遍了河北保定和河北所有的地区，都没有找到她们。母亲的影子，还有妹妹趴在地上哭的样子，像雕刻一般，深深地留在王大川的脑海里。多少年来，不知在多少梦里，王大川都在哭喊中惊醒。他常常在夜里，含着泪水，责备小时候没有让着妹妹，还惹得妹妹哭。他在心灵深处呼唤着母亲，呼唤着妹妹。如果真的有一天见到妹妹，他会买一大堆鸡大腿，让妹妹吃个够。也许，上帝真的给了他偿还心愿的机会，小雪妹妹打来了电话，这一切又来得那么突然，仿佛让他在精神上显得那么苍白和不知所措。

“七点半，我准时在妙峰山岩亭等你！”王小雪的声音又一次在王大川的耳边回响，那带着女中音的声调和带着保定话尾音的说话声，让王大川似乎感到在哪儿听过这声音，而且仿佛曾经就在他身边，但昏昏然的王大川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……

妙峰山是京西最高的山脉，在海拔一千二百多米，山脉之间山套着山，曲曲折折充满了惊险。尤其是在雨后雾霭缭绕的盘山路上行车，更是像在迷茫中穿行，稍不留神，吉普车就会冲进峡谷里。王大川开车技术不错，但此时，他显得有些紧迫，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再加上他欲见亲妹妹心急如焚，挡风玻璃上布满了密珠般的雾气，尽管雨刷器在晃动，但视线很不清晰。王大川只要再翻过一座山脉，就看见妙峰山的岩亭了，可是，就在此刻，一个

急转弯处,王大川的吉普车刚要打轮,就发现了一个拉石头的板车,急忙中躲闪着民工,吉普车在拐弯的边缘处翻下了峡谷。

吉普车在岩壁石间摔成了几截,冒着烟带着响声冲进了百米深的峡谷……

第一章

1

陆小曼的梦做得太长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扯着她往峡谷里掉，她的心灵和肉体已经分离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陆地。陆小曼在梦中出了不知多少虚汗，她似乎知道是梦，可又无法醒来，哪是现实，哪是梦，让陆小曼真的无法解脱，又无法醒来。

这一觉，陆小曼睡得太长了，她睡得头脑发胀，沉甸甸的。最后，还是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把陆小曼叫醒了。

“你认识王大川吗？”刑警队长马冬问。

陆小曼点点头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睁着一双睡眼，惊恐地望着身边的公安人员。

女刑警裴丽走到陆小曼身旁，拿出几张照片，边递给她，边小声地说了句：“王大川出车祸了！”

“什么？不可能！他刚才在我身边……”陆小曼哭着说。

“但是，这是真的！”马冬说，“今天早上，七点五十分左右，王大川驾驶着越野吉普，在妙峰山的拐弯处翻进了峡谷里……”

“大川他人呢？”陆小曼追问。

马冬叹了一口气：“吉普车都解体了。王大川的尸体还算完整。”

陆小曼惊呼：“他人呢？我要见他！”